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中国新时期小说鉴赏丛书

通俗小说选

阎纲主编 白焯选编



中国新时期小说鉴赏丛书

通俗小说选

阎 纲 主编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中国新时期小说鉴赏丛书

通俗小说选

阎纲主编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宁夏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2.75 字数：278千 插图：9

1988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13,200册

ISBN 7—227—00099—0/I·23

书号：10157·282 定价：2.60元

《中国新时期小说鉴赏丛书》

总 序

阎 纲

由于处在编辑工作岗位上，所以经常有读者向我询问新时期小说不同类别的情况，有些我答不上来。

我国新时期小说日趋繁荣的盛况在新文学史上是罕见的。小说创作的空前繁荣，不但赢得空前众多的读者，而且吸引千千万万青年想在这一创造中试一试身手。创造离不开借鉴，泛泛而论逐渐走向专题研究。将新时期小说成果分类编选以献读者，目标集中，以免翻检之劳，于读者、写作者未必不是件好事。

去年夏季在银川，喜逢宁夏人民出版社徐庄、何光汉、唐远铃、杭行等同志，谈得投机，一拍即合，原来他们早已有此打算。经过商议，推来让去，这个编选任务，落在我的头上。由我组织人力，编辑出版一套《中国新时期小说鉴赏丛书》。我们决定出版《改革小说选》（蒋子龙作序）、《幽默小说选》（王蒙作序）、《妇女小说选》（韦君宜作序）、《青年小说选》（郑万隆作序）、《爱情小说选》（刘心武作序）、《心态小说选》、《通俗小说选》、《动物小说选》、《港台小说选》及《小说评论集萃》（田中泉作序）等。请读者多提意见。假若读者欢迎，这套丛书可以陆续编下去。

在审定和出版这套丛书的过程中，宁夏人民出版社出力不小；在分别编选这套丛书的过程中，诸位编者表现出极大的热情；王蒙等作家乐善好施，写出一篇篇启人心扉的序言，都使我感念由衷。

创作自由，评论自由，政通民和，春风风人，热气腾腾，愿小说自由飞翔！

1985年4月13日

目 录

总序	阎 纲 (1)
有感于通俗文学的崛起	
——《通俗小说选》序	顾笑言 (1)
西京轶事	周 竞 (1)
蓝衣侠女	刘 凯 (29)
半条红纱巾	邢凤藻 (74)
美女山闲话	周昌义 (115)
人参滩传奇	郑九蝉 (218)
拣来的新娘子	顾笑言 (263)
从香港来的商人	(香港) 张君默 (283)
诛心剑	(台湾) 东方白 (325)
缘已尽，情未了	(台湾) 琼 瑤 (343)
后记	白 焯 (396)

西京轶事

周 竟

一九〇〇年（清光绪二十六年）冬天的一个夜晚，

已交子时，偌大的一座西安古城，早已路断人绝，呈现出死一般的静寂。可是位于西安南院门的陕甘提督衙门里却灯火通明。门外虎神、神机两营护卫兵丁层层布岗，处处加哨，真是戒备森严。透过一间偏房的玻璃窗，可以窥见室内的景象——一个身着华丽旗装的老妇，正凝神发呆。她虽已六十三岁，可由于保养得好，看上去才似四十上下。这妇人发髻乌黑，脸色白腴，嘴角下垂，眼射冷光，给人以精明又尖刻的印象……她不是别人，正是夏天从北京落荒逃至西安的卖国贼——西太后慈禧。

刚才一场“御前会”搞得她头昏脑胀，但是不管会上怎样议法，她的卖国打算早就铁定了，“宁赠友邦，不予家奴”，慈禧竟然听从洋主子和走狗李鸿章的主意，按当时中国的人头，赔偿四万万五千万两白银。对于那个丧权辱国的“辛丑条约”，她是件件依准，并把一批忠实的走狗，当替罪羊，该流放的流放，该杀头的杀头。她本想尽早了结，以便起銮返京，

再享荣华，可是偏偏事情多变，那狡诈贪婪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李鸿章签字之前，又要出了新的花招。

御前会议刚开过，这消息才送到。慈禧太后现在可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了。大臣们早各自钻进了安乐窝，总管太监李莲英又派出去打探，身边没有一个可靠之人，这……。慈禧太后一边嘤嘤地抽着水烟，一边蹙起眉头想点子，她思虑了好一阵子，才冲外面喊了一声：“来人哪！”

随着叫声，进来了一个人。她是慈禧贴身的一名小宫女。

这小宫女年方十七岁，蚕眉，大眼，小嘴，圆脸盘，加上她聪明、伶俐，性情机灵而温顺，所以深得慈禧喜爱。她听到呼叫，立刻走进偏房，款款地向慈禧一个跪拜，轻声儿问道：“老佛爷，您老人家有什么吩咐？”

慈禧道：“有件大事要你去办！”

小宫女说：“请老佛爷降旨。”

慈禧放下了手中的水烟袋，道：“当今李鸿章大人已与洋人商妥，八国联军就要退出北京，可刚刚又接到李中堂的来报，那瓦德西非要我一件宝贝当信物才肯撤兵，这当儿李莲英不在……”

小宫女一听事关重大，不觉一震，她年龄虽小，却是个很有心计之人，此时脸上并不露声色，只是轻瞟了慈禧太后一眼，又俯下头听她说下去。

“李莲英不在，我寻思只有你可担当此任，现在你就把这东西送去……”

小宫女此时又抬起头来。

“送到西门驿馆，亲交给李大人派来的人。告诉你，此物非比寻常，路上要小心，不能遗失，要是失落了，我可要你的脑袋！”

小宫女聪慧绝顶，一听此话，深知利害攸关，于是眼珠一转，马上回答：“老佛爷放心，请将东西交与奴婢，我一定送到！”

慈禧太后面前的案桌上，放着一只缕花金盘，上面又盖着一方锦绣织帕。小宫女看到帕下扎扎撒撒的，顶起约有二尺余高，猜不透里面是个啥东西。这时只见慈禧太后轻轻伸进手去，她从锦帕下取出一只不大的锦缎盒儿，放在手里掂了掂递给了小宫女。

“拿去！马上送到！”

小宫女双手捧住，磕了一个头，站起来，转身出了偏房，穿过正厅，急急地走出提督衙门的大门。因为她领有太后的懿旨，所以没有人敢来阻拦。当小宫女来到大街上，轻轻地揭开盒盖朝里一看，按捺了半天的怒火便燃烧起来。为什么？那八国联军进北京，杀害中国老百姓，她见过；慈禧太后、李鸿章卖国求荣的肮脏事儿她知道！如今这帮卖国奸贼不去抵御外寇，反要把中国的宝贝送给洋人？……她虽然还不了解这盒子里东西的价值，但她猜出这一定是一宗难得的珍宝。小宫女心想：我是个中国人，决不能让中国的宝贝落到外国人手里……想到此处，她牙一咬，脚一跺，不往西去，却往南拐，进四府街，直弯向南城门；出了南城门，冲南郊急奔而去……

那西门驿馆里的使者一直等了两个时辰，他等急了，就赶到提督衙门询问。总管太监李莲英刚刚回来，一听此事吓了一跳，看看偏房灯还亮着，知道慈禧还未安歇，急忙进去向她奏告。那慈禧自小宫女走后，不知怎的神思极为不宁，此时她正在品茶，听李莲英一说，立刻火冒三丈，砰！砰！砰！当时就连摔了三只青龙细瓷盖碗。这李莲英是个极为乖巧的奴才，一

见慈禧发脾气，唰地把马蹄袖朝下一甩，躬身跪行两步，尖细的嗓子发着颤音：“老佛爷息怒，奴才这就通知官府，全城搜索，挨户查缉……”慈禧咬着牙，嘴角现出两道深纹，她狠狠地说：“给我抓，抓住解到我跟前，我要看着把这贱婢乱棒打死！”“喳”李莲英尖声跪应着，心中盘算着搜人、抓人的主意。

按照李莲英的推算，他认为小宫女敢盗走皇家之物，定是“见财起意”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么！所以他指令陕甘提督衙门连夜派兵搜查古董店，并且还把在宫中奉差的两个善扑营头目派去协助此事。说也奇怪，一月又一月古董店挨着搜查，都说没见着来卖珍宝的什么女子。最后一月古董店是南院门的“古秀山房”，掌柜的马鑫和他儿子马振华早已睡下了，可被一阵疯狂的砸门声惊醒，父子俩急忙开开店门，吃了一惊，那门外荷枪持刀的兵丁如临大敌，门一开立刻蜂涌进来。

提督衙门的都统魏大胡子常到这古董店弄点小玩意，他认得马鑫，此时却黑丧个脸，手指着马鑫的鼻子，问：“马老板，有没有个女人到你这儿卖东西？”马鑫忙说：“小店天黑上门，并无任何人来这儿卖东西。”魏大胡子一瞪眼：“我告诉你，这小宫女偷的可是皇家之物，你要隐匿就得杀头掉脑袋喽！”马鑫连称不敢。这魏大胡子还不放心，让兵丁楼上楼下，前房后院搜了个遍，果然，除了马鑫父子之外，根本再没有一个人影儿。

搜查完毕，魏大胡子带兵出了店门，那善扑营的两个头目，因常在宫中应差，深懂奉承投机，心想：如果捉到小宫女，追回宝物，慈禧一定青眼相加，现在怎肯放走这个邀功请赏的机会？所以他俩向魏大胡子说：“大人，小人估计小宫女

逃走必抄近路，说不定是从南城门出城，这差事交给俺兄弟俩，俺俩在善扑营当差，谅她一个女流之辈，还能跑过俺四条飞毛腿？”

这番话是在大街上说的，可是让在门里的马鑫全部偷听到了。马鑫此时不由得着急起来，因为他深知“善扑营”的厉害。原来这是清廷禁卫军之一，列分八营，有骁骑营、前锋营、护军营、健锐营、火器营、虎枪营、步军营……这善扑营的一群货色，更是慈禧豢养的一批走狗鹰犬，他们无所事事，但终日操练相扑和腿脚功夫，每逢皇家宴会，即招善扑营宴前跌扑为戏。如今这两个头目去追赶小宫女，岂不是老鹰抓小鸡，小宫女又怎能逃脱利爪？

……

马鑫从门缝中望见清兵远去，马上对儿子马振华说：“快！换上衣服，去南门外，无论如何要保护小宫女免遭凶徒之手……”

马振华问：“爹，这小宫女会是什么人？”

“这还用问？”马鑫低声急急地说：“刚才他们讲是盗走了慈禧的什么宝物，能做出这样的事来，决非寻常之辈！孩子，快去！向南追！”

马振华听了父亲的话，转身进了后房，不大工夫，只见他一身夜行打扮，手一勾墙头，就翻了出去，然后顺着南城墙跟，直奔南城门……

夜色如漆，小宫女只能从黯淡的星光下，辨明田塍小径，惶惶急走，等上了大路，她是直向正南插去。行走之间，只听背后似乎有人跟踪，她又惊又怕，脚步几乎都挪不开了，可后面那簌簌的脚步声，却时断时续，并不追上来，小宫女摸不清是

人还是什么野物。当来到前面的一处三岔路口时，她稍稍犹豫了一下，立即急奔正南的那条大路。也正在此时，后面那时断时续的脚步声突然加重，只听见蹬蹬蹬地一阵响，两条彪壮的身影也赶到了三岔路口……

这正是善扑营的那两个头目。这帮爪牙平时仗着主子的宠信，欺压良善，无恶不作，这次怎肯放过邀功请赏的机会？他们正仗着各自练就的一双飞腿，尾追而来，可是到了三岔路口，却不得不停下了脚步。

“兄弟，你看这得往哪条路上追？”

“往东到临潼，往西到咸阳，都有咱们的弟兄，我看咱俩就往南追……”

这两个家伙刚说至此，不防叭叭投过来两颗飞石，这飞石准得很，不偏不倚在他们的脑袋瓜上敲了一记。这飞石好厉害，打得他俩火星乱冒，刚刚一走神，又是两颗飞石，打中了他俩的鼻子和耳朵……

“唉呀！”一个家伙怪叫了一声，用手往东一指，嘶叫了一声：“追！”

两个爪牙根据石子飞来的方向往东追去，听听脚步声渐远，从乱坟堆里蹭出一个人来，他正是暗中保护小宫女的马振华。

原来马振华的夜行功夫，胜似善扑营头目十分，只消几个腾挪，早被他赶上来。是他早窥见小宫女隐隐绰绰的身影，所以紧紧尾随下来，当最危急时刻，马振华用飞石把两个头目引得下了临潼。

望着飞往东去的两个坏蛋，马振华冷冷一笑，回头望见天色微明，就一个转身，趁夜色赶回了自己的家门……

这样，小宫女一去杳如黄鹤。不管慈禧如何怒火中烧，也不管那搜查如梳如篦，西安城内几乎翻了个底，依然找不到盗宝之人，更谈不到追回那宫廷之宝。究竟小宫女逃往何处？那盒儿里到底是什么宝物？一直是没人知晓！只是那瓦德西久候珍宝不至，把李鸿章骂了个狗血喷头，接着又派来了一个叫詹姆士的“传教士”，专程来到了西安。

詹姆士是何等样人？下面自有介绍，不过这洋人一到，媚洋惧外的慈禧一时慌了手脚。她连忙找来李莲英商量。李莲英一肚子坏水儿，一听慈禧之言，连忙回道：“那不妨再给他几颗……”慈禧急忙摆手道：“那东西颗颗价值连城，我可再也舍不得了……”“那……”李莲英金鱼泡眼眨了两下，说：“既然如此，老佛爷请宽心，奴才已另有主意。”“哦，什么主意？快说与我听！”

李莲英不慌不忙，他躬身站起，用手向城中的东北方向一指，慈禧顺手一看，不禁叫了一声：“哟，小李子，你是说要在金顶上打主意？”

“是的，老佛爷！”

列位，说到金顶，不能不交待一下钟楼。这钟楼乃是西安城内一座有名的建筑。它位于城内东西南北四条大街的中心，建于明朝洪武十七年，到现在已有近六百年的历史了，它，楼高十余丈，雕梁、画栋、飞檐、拱顶，堪称金碧辉煌，仪态万方。特别是最高处的一只金顶，黄灿灿、光闪闪，色泽耀目，气派不凡！所以至今巍峨兀立。它是古城西安的象征，是西安人民的骄傲！

但是，就在慈禧与李莲英密谋的第二天夜里，全城紧急宵禁，第三天清晨，人们吃惊地看到，钟楼之上的金顶突然不翼

而飞。失去了金顶，整个钟楼也仿佛一下子变得黯然无色！

金顶被盗的消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传到了南院门的一家古董店里。它激怒了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——马鑫。即魏大胡子所搜查过的那间古董店的老板。他原是捻军赖文光部下的一名将校，只因捻军失败，他才隐名埋姓，在西安开起古董店来了。

马鑫听到了金顶失窃的消息，不由得怒火万丈。他气得一拍桌子，把个茶碗都震起了老高。他儿子马振华，正在外间站柜台，一听声响，急忙跑了进来，问：“爹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马鑫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钟楼的金顶被盗了！”“啊！”马振华也大吃一惊。马鑫说：“近来怪事挺多，前几天把咱这儿翻了个底朝天。说什么小宫女盗了皇家之宝，如今金顶又不见了，我看这两者似乎有几分关联！”马振华说：“对！詹姆士这家伙忽然从北京赶到西安，这其中……”“对！”马鑫一拍手掌：“他早不来，晚不来，正好此时来，其中定有蹊跷！”马振华眨眨眼睛，似乎明白了。他说：“爹！估计东西已落此人之手，是不是今夜我去东关教堂一窥。如果金顶在，凭我这身功夫，一定盗得出来！”“打探金顶可以……”马鑫沉吟着：“不过盗顶不可鲁莽，那詹姆士老奸巨猾，要是打草惊蛇，他携顶溜走，事情就更难办了！”“那我只是去探听一番，若金顶在，一定秉知爹爹。”“好！”

夜黑如漆，马振华换了一身短打扮，悄悄地翻过城墙往东奔去。东关大教堂在黑暗中只现出一个轮廓。这马振华跟着爹爹练就了一身轻功夫。只见他用了一手“壁虎贴墙”，手抠砖缝，脚蹬砖棱，噌噌噌地就爬到那亮灯的窗口，不看则已，一看不由无名之火升在心头，因为大桌子上放着的，正是那只失落的金顶。桌旁的一个头发像狮子狗的洋人，正瞅着金顶得意

地哈哈大笑。马振华真想破窗而入，打死洋人，夺取金顶。但一想到爹爹的嘱咐，他忍耐下心头之火，轻轻地顺墙而下，翻过教堂的围墙，越过城墙，趁着夜色，躲开巡逻的兵丁，直奔南院门……

马鑫正在后院小屋里秉烛而待。马振华进来立刻详详细细地向爹爹禀告一番。马鑫一听喜出望外，转身从一只铁箱子里捧出了一宗东西，指着对儿子说：“此计成功，全仗此物！”

第二天，这马振华就在东关一带出现了。小伙子伶牙利齿，市场上一转，茶馆里一坐，只一天光景，那东关内外，鸡市拐、八仙庵，就传出了西安城出了件“稀世珍宝”的奇闻。这消息一传就传到詹姆士的耳朵里了。

这詹姆士是个国际文化特务，自诩为“中国通”，会说一口中国话。他以“传教士”的身份，多次在西北乱窜，历年来盗走了中国不少文物。这次他奉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之命，来西安与慈禧接洽，密取金顶，正待携宝脱身，忽然听说西安城发现了“稀世珍宝”。这个贪婪之徒，闻听此消息，不觉心中一动，心中暗忖：除了金顶，如果再搞到一件稀世珍宝，瓦德西一定会对我另眼相看，说不定马上就能飞黄腾达……詹姆士决定改变行期，而且立即在西安“私访”起来了。

西安是十一朝建都之地，秦砖汉瓦，周宝唐珍，遍布地上地下，故古董店很多，它集中于北院门、鼓楼街和南院门一带。这詹姆士是熟门熟路，他一路查访，先到了北院门、鼓楼，但这些地方的古董都平淡无奇，更没有什么“稀世珍宝”，所以他经过几家老板的指引，信步穿过竹笆市，直奔南院门。

这南院门是一条古老的街道，当时十分繁华，在街口上有一家最大的古董店，叫“古秀山房”，三开间门面，楼上楼下

摆满了珠宝玉器，古玩字画，掌柜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位马鑫。他从楼上看到詹姆士蹒跚走来，心中不由一喜，暗道：“鱼要上钩了！”他马上叫来马振华，问：“是这家伙吗？”马振华看了一眼答道：“爹爹，那夜在教堂看到的就是他！”“好！准备迎接‘贵客’！”

詹姆士是个老手，他拄着文明棍，进了大门，门面上的货色，他连正眼都不瞧，而是径直地上了楼，一入正厅，立刻被桌子上一只小巧精致的盆景吸引住了。这玻璃盒子装的盆景儿，里面有假山、断桥、绿树、红花。景中间的三个小人儿组成了一出戏文——《白蛇传》。人物栩栩如生，景物巧夺天工，确实令人喜爱；更叫詹姆士惊异的是，这小盆景的玻璃盒上，贴着一张字条，上面用颜体字书写了四个字——“稀世珍宝”

詹姆士眼里射出贪婪的光来。他走近前来，仔细端详，鼻子尖都顶住玻璃了，但看来看去仍看不出这宝“珍”在何处，“稀”在那里。于是他问在旁打盹的小伙计：“喂，年轻人，它为什么叫‘稀世珍宝’？”

小伙计打了个呵欠，说：“我也不晓得，不过这东西是我家世传之宝，我家爹爹知道它的妙处……”话音未落，马鑫早已端着茶碗出来了。詹姆士抬头一望，只见这马鑫身材魁梧，膀宽腰圆，紫膛脸，络腮胡，辫子盘在头上，身穿一件竹布长衫，他出得内室，即冲詹姆士一笑，说：“洋先生，要买此宝吗？”“唔，只是此宝虽稀，但不见得‘珍’啊！”“哈哈！”马鑫仰天大笑，笑毕说道：“洋先生，岂不闻货卖识家，此刻恕我不能明言，要知此宝端底，就可要靠您洋先生的一番眼力喽！”

听到此话，詹姆士又将盆景仔细看了看，还是看不出什么名堂。马鑫微微一笑，说：“此宝非比寻常，一时难以辨清。好吧，洋先生，请您多驾临小号，每日细看几眼，自有分晓！”

一席话说得詹姆士如坠五里雾中，他假充内行，不好再问，果然每天都要来“古秀山房”一趟，每次来都要对着盆景研究半天。他一连来了三天，还是看不出个名堂，待到第四天，忽然下起雨来，这詹姆士打了把雨伞，还是照来不误。他上得楼来，与大厅正中盆景儿一照面，不由得大吃一惊。原来那盆景儿中的人物变化了，起先许仙是挟着雨伞的，如今忽然张开了雨伞，将个白娘娘、小青都罩在伞下……

这一发现使詹姆士又惊又喜，他立即意识到此宝“珍”之所在，正是可测晴雨。不过，这詹姆士生性多疑、狡诈，他生怕像自鸣钟的机器人一样，底座安了什么机关，一到时辰就会自动打钟。于是他捧起了盆景，仔细检查起来，找了半天，根本没有什么机关之类，只见玻璃与底座粘得死死的，这才下楼走了。

小伙计——也就是马振华，望着詹姆士走远了，问他的父亲，“爹，这洋人会不会来了？”马鑫摸了摸下巴，微微一笑：“鱼已上钩，天晴即来！”果然不出所料，天晴之后詹姆士真地又找上门来。这盆景中的许仙，也好像故意做给他看一样，把雨伞又挟到了腋下。等下一个雨天，詹姆士又打了把雨伞来了，许仙也和他一样，张开了雨伞……

这样一来，任凭詹姆士狡计多端，此时也耐不住了，这个文化特务急咧咧地问马鑫：“掌柜的，这个东西要多少钱？”
“不要钱，要金子！”“多少？”